

## 永远牢记蒋校长的嘱托

○ 陈 陈（1962届电机）

1956年，我国召开了全国科技大会，号召向科学进军。蒋南翔校长贯彻中央指示精神，在清华“加强基础课”“成立新专业”。正是在这一年，我以数理化三门100分、华东地区第一名的高考成绩进了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一年级开始，每周上数学习题课，要求牢固掌握理论推导和解题本领。物理、化学课则每周上实验课，锻炼实践本领。学校成立了自动控制、工程物理等新专业，但我的理想是从事我国电力事业，所以坚持在电机工程系学习。

蒋校长在开学典礼上要求我们“健康

地为祖国工作五十年”。学校很重视体育课和每天下午在大操场的锻炼。今天我们已经工作多年，校友们仍把“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印在T恤衫上，作为勉励自己终生努力的精神动力。

1958年，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学校成立了学生文工团，我有幸加入。我们集中住宿，一起演出反映同学生活的文艺节目。我课余时间加入合唱团、军乐队、管弦乐队、舞蹈队等社团担任钢琴伴奏。平时在班上听课，周末才是我复习做习题的好时间。大合唱《周总理来到清华园》《大扫除舞》等清



1962年1月，蒋南翔（2排左5）、刘冰（2排左7）、张维（2排左3）等学校领导与1962届优秀毕业生在工字厅合影。1排左3为陈陈

华经典节目至今印象深刻。记得蒋校长接见我们时，还亲自拉二胡，和我们一起度过欢乐的时光。此外，学校推荐我们几位文艺骨干去中央音乐学院业余部进修。通过两年半学习，我在结业演奏会上弹奏了刘诗昆作曲的《青年钢琴协奏曲》，拿到了另外一个“文凭”。

本科最后一学期我们回到班上，和同学一起进行毕业设计。我以全五分的成绩得到优秀毕业生奖章。1962年1月，学校举行毕业典礼晚会，记得是在后体育馆举办的，会场设了一条长桌，蒋校长居中而坐，我们优秀毕业生都坐在他的两边，我坐在他的左手第一个位置。蒋校长语重心长地讲话，要求我们“做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希望清华大学能为国家各重要部门培养骨干，对我们的热切期望溢于言表。

1958年，正是“大跃进”时期，蒋校长提出要提高教学质量，迎接工业化建设高潮。1959年，清华大学建立了试行培养研究生制度，并招收了第一批研究生。研究生为三年制，不设学位（如硕士、博士等）。电机工程等专业由五年制改为五年半制，有些新科技专业为六年制。我们1962届毕业生中，通过考试选拔了12名研究生，我也名列其中。那时第一外语是俄语，第二外语是英语。

通过了研究生专业课各门考试后，我在导师张宝霖先生和茅于杭老师指导下开始承担结合工程实际的研究课题：制造援助阿尔巴尼亚水电站的励磁调节器。1966年产品顺利出口，圆满完成了任务。顺利通过研究生论文答辩后，获得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证书。在蒋校长的教育方针指导下，我在清华大学得到本科和研究生完整的培养，为达到“做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的目标，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毕业后，我由国家计委分配到四川德阳第一机械工业部所属东方电机厂，在设计科控制组进行大型发电机励磁控制系统的设计和研发。我们经常到全国各地发电厂工地投运发电机励磁系统，投身于国家大型发电事业，丹江电站，辛店电厂，河南平顶山电厂，一个接一个工程不断。

1978年国家改革开放，开始往国外公派留学生。通过两轮考试，我被第一机械工业部选派留学美国。出国之前，我在北京参加了为期一年的英语培训。即将出国时，我和刘西拉到三里河蒋校长的住所，专程拜望了蒋校长，想听听他老人家的指示。他说：你们要去看看美国的研究生制度有什么值得参考的地方，也检验一下我们清华学生的素质。他鼓励我们认真学习各国的先进经验。

经过三年三个月刻苦学习，我在美国普度大学获得电气工程硕士和博士学位。即将回国前，我和刘西拉与当地拉法耶特交响乐团合作，在该团成立35周年纪念音乐会上共同演出了《青年钢琴协奏曲》，在美国首次介绍了新中国的大型音乐作品，获得经久不息的掌声。这正是当年清华培养我们全面发展的结果。1985年5月，我回国工作，从此在上海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学科从事教学、科研工作20余年，2008年初70岁才退休。

跟蒋校长的一次难忘会面是在1987年底，大概是“一二·九”纪念日前后的一天，在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秘书长承宪康同志带领下，我作为五六十年代文艺社团代表与体育代表队的代表温以德一起，前往北京医院看望了病中的老校长。看到我，老校长问：“刘西拉现在怎么样？”

## □ 纪念蒋南翔校长诞辰110周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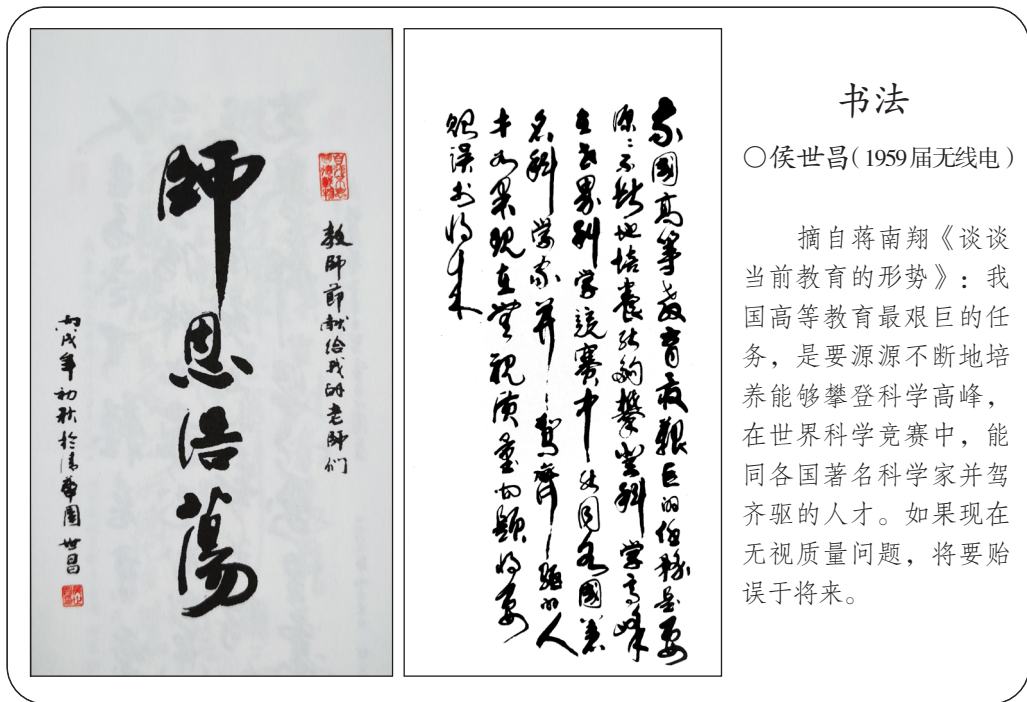
我非常惊喜，他还记得我爱人的名字。那天我带去了我们夫妇俩签名的一张贺年片，向老校长问候新年。老校长把这张贺年片一直拿在手中。我拿出几张在国外学习生活的照片给他看，有在印第安那州拉法耶特小城演奏《青年钢琴协奏曲》的照片。我说，我就是要让外国人知道，中国学生不仅学习上刻苦努力，而且是全面发展的。能在美国举行钢琴独奏，当地人都很惊奇。老校长连声说：“全面发展的方针还是对的。”他笑着对温以德说：“以前女子100米赛跑，你和金祖芬总是一个第一，一个第二，纪录保持很长一段时间。”老校长回忆起学校一些有特长的同学名字和他们的成绩，真是如数家珍。临别时，他执意走出病房，手扶拐杖，缓步把我们送到电梯旁。我告诉老校长，明年

校庆文艺社团的同学要聚会，演了节目会录音给您送来。老校长笑着说：“明年校庆我身体好了，去参加你们的聚会，看你们演出。”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老校长。

在数十年从事工科教学科研工作的过程中，我承担了多项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先后培养出了数十位博士、硕士以及博士后，我还有机会参与了三峡水力发电站建设，担任三峡水电站励磁控制系统国际招标技术顾问。我们培养的研究生很多已成为我国电力事业的骨干。

2020年，当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和美国IEEE PES 共同授予我“顾毓琇电气工程师奖”时，我不禁想起蒋校长当年“要做社会主义的建设者”的教导，他的话既为我们指明了方向，也给了我们终生奋斗的力量。

2023年9月于上海



### 书法

○侯世昌(1959届无线电)

摘自蒋南翔《谈谈当前教育的形势》：我国高等教育最艰巨的任务，是要源源不断地培养能够攀登科学高峰，在世界科学竞赛中，能同各国著名科学家并驾齐驱的人才。如果现在无视质量问题，将要贻误于将来。